



135114/04

郑重 李准等著

新村老人

作家出版社

库存书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四个短篇。“‘三眼銃’掉口記”写一个老軍屬，被富裕中农欺騙，也認為統購統銷不自由了。但在家庭中經過一番爭論，很快就覺醒过来，便掉口給了富裕中农一个彻底的回击。“新村老人”是一个老农民，去看开垦队的孙子。新村的新生活，使他依恋不舍。很想給新村作点事，但又插不上手。最后給新村栽了些树，才觉滿了心願。“‘躲灯’記”和“母女俩”，都是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个“插曲”，表现了青年热爱劳动和对前途的希望，以及打破旧风俗的故事。

新 村 老 人

郑重 李准 等著

戴 译 插图

“奔流”編輯部編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東單中街英華書局經銷部經售字第057號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字數 35,000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 $\frac{15}{16}$ 插圖 2

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,001—15,000 册

統 一 書 號: 10020·1110

定 价: (2) 0.15 元

“三眼銃”掉口記

李 准

—

南裴店农业生产合作社里，有个管菜园的老头裴西河，他有个外号叫“三眼銃”。

說起“三眼銃”来，一些年青朋友們，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三眼銃是象土枪一类的火器，一根木头把子上，装着三个鉄筒筒，筒子下边都有个小孔眼，筒子里装好火藥，孔眼里紮上火引。放的时候，用火香点着火引，就会发出“轟隆！轟隆！轟隆！”震天动地的响声。这种东西通常是用在娶亲时花轎进村，或者灯节玩獅子舞、耍龙灯时，放上几响助助威风。

裴西河叫上这个外号，还是他年輕时候的事情。一来是因为他胆子大，專門好放三眼銃；二来是因为他这个人性子直，說話是管擻不管接，嗓門又粗又亮，还好頂撞人，同輩朋友就給他送上这个名字。

在从前，他这个外号在村子里很流行，自己也声叫声应。大家叫惯了还把他簡称为“銃家”，比如說，村子里办婚丧事情借家具，有人說：“‘銃家’有一条板凳，去借来。”借来后，記帳时，也記个“銃家”。不过，小孩子們对着

他的儿子合森，却不敢叫“銃家”，一叫，合森就和他們拚命打架。后来合森長大了，村子里的同輩年輕人，就不好意思当面再叫“銃家”。特别是以后合森被地主逼出去，参加了八路軍，在解放戰爭中立了很多战功，后来又当上了营長，大家尊敬裴西河这个老軍屬，“三眼銃”这个名字，就更少有人叫了。

裴西河这个外号，在近二年却又流行起来。有一次，專署里刘專員到他們社里来，在村子里召开了个老农座談会，裴西河也参加了。在会上，刘專員征求他們对种庄稼技术方面的意見，裴西河的“三眼銃”就放起来了。他提出不應該把原来的老菜园地毀掉，因为这种地难喂养；他又提出社里每年應該种两頃豌豆，豌豆地能留好茬口，豌豆还能喂肥牲口。总之，在这天晚上，提了很多意見，在散会时，刘專員曾經表揚他是“真正关心合作社的好軍屬”。

裴西河自打受到刘專員的表揚以后，每天走在街上，咳嗽的声音也响亮了。冬天时候，他和老伴去了一趟东北。他們到那里，看了看儿子和媳妇，住了个把月。后来，据他說是“在城里住不慣，閑得胳膊腿起了一层皮”。就把老伴留在媳妇那里，自个儿回来了。

他回来后，穿了双長筒駱駝絨做的靴子，戴了頂紅狐皮帽子。劳动特別积极，不管冬天刮风下雪，他总是要在天亮以前拾两筐粪。社里干部們有时劝他說：“你年紀大了，这么冷冻天气，起五更拾粪你受不了，还是做点輕活吧！”他却提高着嗓子，一本正經地說：“这算冷嘛？”

嗨，你們是沒有去過東北那地方，比咱們這兒冷多呢！滴水成冰，就那樣，人家解放軍那些小伙們，還要在清早下教場跑步，這叫‘繆煉’。”有時候，有些老头和他打趣說：“‘三眼鏡’，你真是人老骨頭硬，下鵝毛大雪你也不怕冷。”他並聽到這種話頭時，就把頭上的狐皮帽子脫掉，擎在手里說：“我說這東西主貴，它就是寶貝！雪花碰見它就拐路了，不敢沾它。還有我這雙靸子，越是刮那象刀子一樣的東北風，它才越暖和，里边和架個小木炭火一樣！這是合森他愛人劉銳——就是合森媳婦（他總是要這樣解釋一下）給我買的，當時我心疼了半天。不過這東西在咱這兒用處不大，在東北那地方可少不了它！”有兩次他還自報奮勇，給村里人到二十里地以外鎮上請醫生，並且都是在寒風凜烈的下雪天。

裴西河自從從東北回來後，對社里工作的建議更多了，他和社長林章打交道也多起來。他只要碰到林章，總是要提出一條意見。譬如說：社員們喂羊要立個規矩呀！誰家的豬啃了社里的玉米呀！林章聽到他這些意見，總是笑着鼓勵他說：“你這些意見多好啊！就是要管這些閑事。‘大河沒水小河干’，都要和你老叔這思想就好了。”裴西河也總是補上一句：“反正是社里的事情吧！我就是這種脾氣，我不怕得罪人。”有時候，他想多管點閑事，干部們開什麼會，他也要掂根烟袋，坐在一旁聽一會。象社務委員會啊，隊長會啊，他雖然不是社務委員和隊長，可是只要碰上，就要拐進去聽聽。大家也不忌諱他，有時還讓

他发表意見。

去年春天“整社”时，有一次开社員羣众大会，县里工作组老楊同志对大家說，假如对干部有什么意見，可以大胆提出来。这一次，裴西河的“三眼銃”又放起来了。他在大会上，揭发了第四队干部們，把好麦子自己分了，把溷的麦子却分給一些貧苦社員。他指着第四队队長的鼻子說：“你們分的是，象石榴籽一样的头場麦子，可是，給社員們分的，却是象馬糞渣一样的发黑麦子！我那时問你們，你們說就那么多。就那么多，你們就沒有分給社員！凭你这心事，哼！你当不了解放軍！”他这一次提意見，确实受到欢迎，大家給他热烈鼓掌。老楊同志和林章，都說他意見提得好，能打破情面。羣众們也都說：“还是‘三眼銃’，这一次‘三眼銃’放得准。”会后，还有些年輕小伙子知道了他这个外号的来历，就悄悄地把他的記工簿上的名字改作“銃家”，他这个名字，就又流行起来。老头們見了他也說着：“伙計，你这杆銃又放起来了。”

“我才不管他是老几！”他亮着嗓子回答。

二

今年中秋节，社里菜园，割了一茬韭菜，总共割了两千多斤，准备分給社員包饺子用。裴西河和菜园里另外几个人，一直忙了半天，才算把韭菜分得差不多。最后还剩下一百多斤，裴西河把它放在水車井池子里，准备第二天到集上去卖。

这时候，裴西河老伴还在东北住着，他自己孤身一条。前些时，他自己做着吃，后来，又到他侄儿合心家里吃饭。过节这天，菜园子里另外几个人，老早回家去了，裴西河却觉得孤单起来。他坐在水车井口上，抽了两袋闷烟，看着地里女人们顶着小孩子，欢天喜地往家里跑着，家家户户灶房上冒起一股股青烟，他越觉得不是味。他心里想：“嗨！别看老了，这独木桥还不好过哩！”正在这时候，合心家的小孩子六娃，在村头扯着嗓门喊着：“大爷，叫你回去吃饭哩！饭好了，吃饺子！”裴西河听见小孩子叫他，心里才有点舒展，就答应着：“听见了。”说罢，慢悠悠地掂起烟袋往村里走去。

也是碰巧有事，走到村南头，裴西河闻到一股鑽鼻子的面酱嫩肥肉的香味道，他想着：“这是谁家还来这么一手？”他正在羡慕，忽听见背后有人喊着：“‘銃家’！今天晌午在哪儿过节的！”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裴四倍。裴四倍手提了大半瓶酒，还拿了六、七个松花蛋，笑嘻嘻地从后面走来。

“是你呀！”裴西河蹭了一下说：“到俺合心家。”说罢就走。裴四倍却快走了几步拦住他说：“走吧！到我家！不敢说有多好的，肯定说，比你合心家那饭要强点。你看，我还打了一斤白干。过这个节气，喝两杯酒，能去掉一夏天的病根。”裴西河说：“不！不！他家做着我的饭。”裴四倍又死活拉住说：“过节嘛，还客气什么。今早上我从肉市取回来二斤肋条，走吧，刚嫩好。”裴西河听他

說嫩肉也是他家，又想到合心家孩子多，媳婦也不會做，包餃子還不是弄點菜疙瘩，因此就有幾分心動；可是又想到裴四倍這號人，總不是和自己走一條道的人，就說：“不！我不敢喝酒。”裴四倍却纏着說：“你哄誰來！”並且又故意說：“怎麼，你是害怕？地主富農還摘掉帽子



呢，還差我咧！”裴西河聽他這樣說，就把頭一搖說：“我怕什麼，走吧！我是說他家做着我的飯。”說罷，就跟着裴四倍喝酒去了。

原來這裴四倍是個富裕中農，早年曾在鎮上開個飯鋪子，後來賺了些錢，就干脆解掉圍裙，販運糧食。解放前夕，小麥漲到金元券一百萬元一斗，他這時想發一筆大財，就把所有存糧都賣掉，變作金元券存着。在他想來，這種鈔票曾經和銀元一塊換一塊，將來糧食落價，一下子就够我過活了。誰知道他下錯了賭注，蔣介石軍隊被趕跑了，金

元券变成一堆廢紙，裴四倍的六十四石糧食也賠个干淨。

糧食賠光以后，裴四倍气得几乎要上吊，后来他想着：“运气不好，先啃二年黃土。”就回到村子里，又种起他的十七亩好地。亏得他自幼做慣庄稼活，又長得五短三粗一身好力气，控種撒籽，犁耙車輛，他都能拿得起放得下。因此，在村子里不上二年，又弄得腰里鼓騰騰的。接着，就偷偷摸摸放点帳呀，搗点糧食呀，作这些勾当。合作化时，裴四倍把光脑袋拍了一夜，早晨还是起早去报了名，不过合作社成立后，他却混了四个月沒到地里干活。

裴四倍把裴西河讓到家里后，叫老婆先弄了两盘凉菜，两个人就喝起酒来。喝了几口酒后，两个人的話都稠起来。裴四倍說：“老‘銑家’！你怎么不把合森他娘接回来，一个人不是个办法，光是做飯就沒法子做。”裴西河說：“就是这个事情难办！他娘說的是这几天要回来，看起来，过节一定是在合森那儿过了。前一个月我自己做着吃，一个人燒燒煨煨真是不行。有时候去地回来，懶了就啃几个饅不想做了。”裴四倍笑着插嘴說：“还老是剩飯对不对？”裴西河說：“这你算有經驗。他娘的添上两碗水，看着不多，其实，說吃不完就是吃不完。咱又不是年輕人，就这一个肚子，頓頓得吃剩飯。热天时候，飯一酸就不想吃，倒了吧又可惜。”他說着叹了口气，又喝了一口酒。裴四倍也喝了一口酒說：“不光是可惜，現在这个糧食，弄得这么死，說不够吃就是干瞪眼。你的糧食够吃嗎？怕也不够吃吧！”裴西河說：“我也沒个数，反正麦罢分了九

十斤粮食，叫吃两个半月。我做了一个多月，不想做了，把剩的粮食给了合心家，我就去他家吃饭了。”裴四倍这时，又狠狠地给他倒了半菜碗酒说：“喝！粮食不叫吃，酒还得叫喝！我说你那个粮食啊，肯定不够吃，一个人做顿饭哩！不要说三十多斤，五十斤也不够。我年轻时候，一顿吃过七碗干面，一碗面下九两面条！”裴西河这时也红着脸说：“要说年轻时候，那个大豆青碗，我也吃过七八碗！现在嘛，没有那么大饭量了。”裴四倍这时看他已经喝得有几成了，就大胆地说：“我说这统购统销，真是坑死人！你说对不对？象你这样大年纪，还得每天做饭。放在从前，合森在外边干这个事，你根本就不用做饭！把钱往饭铺里一放，就包在饭铺里。你每天想吃什么，就要什么，不管冬天夏天，都能吃个舒服。你说对不对？”裴西河平常正是在自个儿做饭上生气，听着裴四倍这么一说，觉得统购统销就是搞糟了。裴四倍又乘机向他“诉苦”说：“象我这家里六口人，粮食就缺一大半。”他拿着桌子上放的黑窝窝头说：“过去谁吃过这！谷子连皮磨磨还得再掺细糠！你说我过去能吃这种东西不能？”裴西河只是糊里糊涂地答应着说：“要说过去，你真不会吃这东西。”裴四倍又说：“现在是有钱也不能买呀！”裴西河也说：“要能买还说啥呢！”

裴四倍听着两个人渐渐说到一块，这时他自己也有几分酒意，就大着胆说：“统购统销这条政策没有一点好处，共产党短人的粮食。我才不守他们这规矩。有官就有

私！‘老銚哥’，以后只管来我这儿吃饭。叫你吃 吃三角钱一斤的洋面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向厨房里喊着：“把酱嫩肉盛来吧，白烙饼也端来。‘老銚哥’不是外人！”

三

早上，裴西河一觉醒来，打了个呵欠，吐出一股酒气。这时他才想起来，昨天又在裴四倍那儿喝了酒。他想着：“我又在他那儿说些啥呀？”可是又想不起来。他又影影绰绰记着反正没有说什么好话。酒是喝了几次，饭是吃了，唉！以后和他多见面，少说话。不过，又想着裴四倍近来看着他好象变点了，不象从前那样，两个眼珠子只有两个大铜元，别的什么也看不见；也好象变得厚道一点了，不象从前那样，一个棒槌打他手里过一次，也要刮下四两沫。

他想起今天又要到集上卖韭菜，就把新割的韭菜放在水里淘了淘，过了秤，装了七十多斤，怀里揣了两个饼子，就挑着向集上去。

这时天气尚早，天色灰蒙蒙的，几颗大的星星还在天上眨着眼儿。裴西河在大路上闪着桑木扁担，迈着大步正走得有劲，隐隐看见前面有人拉了个架子车，也往正南走着。车子上拉的大概是些猪崽子，远远地就听见“哼唧哼唧”叫的声音。

裴西河紧走几步往前赶了赶，他一看前边这个人短短的脖子，宽宽的肩膀，穿了个遮屁股灰丝布夹袄，这不

是裴四倍是誰！“嗨，他娘的！我算和他有緣法了，怎么这几天光碰見他这个老家伙。”他这时只得在后面叫着：“四倍！你怎么老早起来，上哪儿啊？”

“你上哪儿啊？”裴四倍扭回头慌忙地說。

“去赶集。”

裴四倍一看是他，就把車子一放說：“把葦菜放上！我也是去赶集，卖几个猪崽子。把菜放到車子上吧！”裴西河說：“不！不！我挑着正好受，这不重。”裴四倍把前边菜筐一掂說：“挑担子还有不重的道理！放上吧。我这个車子，再放上二百斤东西也不要紧。”裴西河看他执意要拉，就把一担葦菜放到他的架子車上。两个人走着路又談起来。

裴西河看着他这辆新架子車，就問：“你多少錢买的这辆車子？你买这有啥用处？”裴四倍笑了笑說：“一百八十块。新胶皮車胎新車身，我就是在社里用，向地里送粪哪，拉土哪，我專門跟他們包工，他們挑一担一分，我一車子拉五担五分。”裴西河听着他說得这样舒坦，有点羡慕，又觉得他太厉害了，就說：“那么，社里工分不都叫你挣了嗎？”裴四倍說：“这没办法，我有这个車子呀！……”他說到这里，觉得話說过分了，就赶忙岔开說：“老統哥，今天到集上还得喝酒啊？”裴西河本来不想和他一块喝酒了，可是，又想这几天光喝人家的酒，他只得拍了拍腰間錢袋說：“今天喝我的！”

到了集上，裴四倍把車子拉在一家飯鋪門口，他看了

看四周沒有人，就鬼鬼祟祟地從車子上搬出來半口袋東西。裴西河不介意地問：“什麼東西？”他說：“給人家捎了半口袋石灰。”他扛到肩上後，裴西河悄悄捏了捏，覺得不象是石灰，倒是象沙子，又象是芝麻。裴四倍把那東西扛進去出來後，就和他約定晌午在這個飯鋪聚齊喝酒，他自己負責叫飯鋪炒兩個菜，裴西河負責買酒。到了小晌午時候，裴西河把一担韭菜賣完，回到飯鋪，見裴四倍把豬崽子也賣完，在那裡等他喝酒，菜已經炒好。裴四倍對他說：“買酒時捎二斤饅頭，這個飯店裡只剩麵條了。”裴西河答應去了。酒買好後，就又去買饅頭。誰知道菜饅頭攤子前排了好長一隊人，裴西河只得排隊等著買。排了半天隊，輪到跟前時，人家說一個人只能買一斤。裴西河生了一肚子氣也沒辦法，只得又排隊去買了一斤炸油條，提到飯鋪里去。

回到飯鋪，裴四倍問：“你怎麼這麼大時候才回來？”裴西河滿頭大汗擺著手說：“別提了，今天辦這點事，算是窩囊得很！排了半天隊，買了一斤饅頭。不夠，我只得又買了一斤油條。”裴四倍接著就說：“這就是統購統銷的好處。來吧，咱們喝！”裴西河也說：“我也算認識統購統銷了！喝吧。”

兩個人在喝酒中間，又談到糧食。裴四倍故意舉了很多例子，來激怒裴西河。裴西河也跟著罵。最後，酒喝得差不多了，裴四倍沉著臉悄悄地說：“聽說社裡今夜要討論糧食統購統銷的事情，你知道不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裴四河不注意地說。

“这統購統銷坏处这么大，就是没人敢向上級反映。”裴四倍說着叹了口气。裴西河紅着眼睛說：“我敢提意見，他娘的这办法就是不能要！”裴四倍却又故意激了一句說：“你敢在上級干部面前提嗎？”

“我才不管他是老几！”裴西河說着把脖子硬起来。

四

吃罢晚飯，广播筒在街上大声响起来了。

“喂！今天夜里，在西場开全体社員羣众大会，都赶快来吧！”广播筒在街上呼叫着、催促着。在月亮光下，三五成羣的人們，說着笑着往村西打麦場走着。不一会儿，来开会的人已經黑压压的坐滿了一場。

會議是由林章主持，县里老楊同志在一边坐着。裴西河也来开会了，他沒有坐在地上，他蹲在一个竖着的石碾子上，手里端了根長烟管，煞有介事地吸着烟，嘴里噴着濃重的烟气和酒味，在他的对面麦秸垛前，裴四倍悄悄地坐在那里，两只小圓眼睛不住向他瞟来。

“大家都往前边坐坐。”农业社社長林章，用清脆的声音招呼着会場上的人，接着他用溫和的口气宣布說：“現在开会了。”人們的嘈杂声音慢慢地靜下来，林章用他主持慣會議的从容态度向大家說：“今天夜里把咱們全村社員羣众召集来，是要开个重要會議。这个会是啥会呢？就是要开展社会主义大辯論。有些大爷大娘說：俺不知道啥

叫‘辯論’，其實說清楚了也好懂，‘辯論’就是講道理。……”林章是土改時候就參加鄉里工作的幹部，他講話時不緊不慢，說的通俗清楚，羣眾最喜歡聽。他接着向大家解釋了辯論的內容。他提到統購統銷，他對大家說：“究竟是好，還是不好，大家可以大胆提出意見。”他剛說完，裴西河就从石礮上站下來準備發言，可是縣里老楊同志要講話，他只得又坐上去。

老楊同志作了簡單的補充。他主要強調大家解除顧慮，都可以發言，最好是多舉本村本地的例子。他剛講完後，裴西河就舉着煙管大聲說：“我提點意見！”由於他的聲音格外大，會場里幾百個人都向他這邊扭著頭看，並且發出不約而同的“三眼銃！”“三眼銃！”的窸窣私議聲。

裴西河站起來，前走了兩步，他捋著胡子想著說：“我說點啥哩？對了，我說說這統購統銷。我說它就是坑死人！……”

他剛說完這一句，下邊一陣騷動。林章慌忙跑到老楊跟前小聲地說：“老楊，這是那個裴西河，是個老貧農，老軍屬。他……”林章還沒說完，老楊鎮靜地笑著說：“叫他‘放’吧！也好么！”

裴西河這時，象生了多麼大的氣說起來。他說：“這個統購統銷，我就是說它不好，叫干活能不叫吃飯，咱這共產黨不能短人家糧飯啊！剛才那位幹部面怪熟，我忘記他姓啥了。他說叫多舉本村例子，我就說說我。要是沒有這統購統銷，我還何必自己做飯，我還何必去串俺合心的

房簷，我就包到飯鋪了，想吃什么要什么，可現在是有錢買不到。我說現在就是不如從前。就拿今天說罷，到集上買了一斤饅頭排了半天隊。他娘的買油條也得排隊！我那個糧食就夠吃？人家都算着我不够吃。我知道裴四倍家糧食也不够吃，听他說差一半。俺合心家糧食恐怕也不够吃。我說這條政策沒有一點好處！我就不贊成！我不怕上級干部在這兒，就是專員在這我也這樣提！”最後他把手一擺說：“我說完了！”

裴西河把他的意見剛說完，下邊就站起來六七個人要求發言。有人還高聲問着：“裴西河，解放前街上賣油條的也不少，你買過幾次？”還有人說：“裴西河，你的糧食是怎樣吃的？”

林章看大家亂嘈嘈的，就站起來說：“不要吵！不要吵！一個一個發言。”他指着一個站在背陰叫吳庚申的中年漢子說：“你是不是要發言？”吳庚申說：“我想說點。”林章說：“你先說吧。”原來吳庚申也是個富裕中農，他說的很長。他說他對統購統銷也有意見。他說合作社打的糧食是不少，就是賣的也不少，象個糧食棧！他發言後，又有幾個人發了言，散會時，林章說：“今天會議開到這兒結束，明天晚上繼續開。大家還是要踊躍發言，恐怕有些人還有意見沒說出來。我們說你說出來好！意見對了，我們可以改進工作；不對了，也要把理對你說透。”

林章宣布後，人們都亂哄哄地起來往家裏走着。裴西河也站起來往家走，他有點生氣，他想和那兩個提他意見

的人爭論爭論，可是，又沒有想起來有力氣的話頭。正在這時，一個人悄悄走過來，拍了他一下肩膀說：“老銃哥！今夜你放得真好啊，還是你！”

裴西河扭頭一看是裴四倍，就說：“你今夜怎麼不說哩？”

“我——听听再說。我說的話，你也都說了！”裴四倍捧笑着。

裴西河說：“啊！說了半天，原來你是穿‘高泥濘’的啊！”（“泥濘”是雨天不想踏泥穿的一種鞋子。）他說的聲音很大，裴四倍怕別人聽見，急忙小聲說：“哪裏話，明天夜里叫你看我的勁頭！你是‘三眼銃’，我是‘十里淨’（是一種土炮）！”裴西河聽他這麼一說，就呵呵地大聲笑着說：“你裴四倍敢放，我還要放？看看誰的勁大！”他笑的聲音高，說的聲音大，並且提着裴四倍的名字。裴四倍害怕散會的人聽見，急忙藏在黑陰里，不敢再和他說話了。

五

裴西河在會上放了這一通，他覺得挺舒服。回到家裏，喝了兩口涼開水，躺在床上心里想着：“這裴四倍想和我比比高下，他娘的我是受專員表揚過的‘老模範軍屬’，你算哪一碟菜！”他想到這裏，忽然又覺得今天夜里說的一通話，和自己這“老模範軍屬”有點聯系不起來。他心里說：“莫非我說的話走了弦？”心里越想越不對頭。

正在這時候，他侄兒合心抱個孩子進來了。合心有三